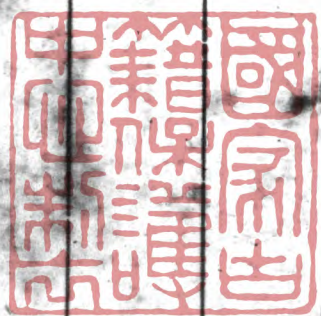


孟雲浦先生集卷五

傳

我疆孟先生傳

我明隆萬間有真儒曰我疆先生名秋字子成姓孟氏山東茌平安平鎮人而高朗貞介專意聖學嘉靖乙巳年二十一聞其邑宏山張先生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乃於是執弟子禮隆慶己巳膺恩選是時督學為安成鄒頴泉善而太平周訥谿怡亦僉憲東土兩公講學會城先生雖諸生多



所問辯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不
凡既入太學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講天仙菴嘗試
心及未發之中二論館師竒之是年鯉亦游太學
一見先生遂契合而先生學日益進嘗曰道須卓
悟學貴真修明年庚午舉順天鄉薦先是春月囊
橐垂罄或餽之金或餽之粟帛皆謝不受獨不拒
鯉曰我與君契合不足我且向君索之取予不苟
亦可槩見辛未登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甫經寇
大創瘡痍未起逋亡且夥先生極力拊摩還定安
集諸所條布如里甲傳置釐為條鞭又置快鎗火
藥埤堦砲架教民防寇瘡痍漸瘳而逋民胡聚良
劉進孝等千三百餘家各携妻子還皆為處業嘗
行部見盲者廢疾無依者惻然收而養之隣封皆
至則寓書其尹為之養有謂迂者先生曰我非渠
父母耶六載焦勞未嘗廢講閭閻且知歌咏庶幾
哉武城遺風乎萬曆丁丑轉大理評事蓋先生政
務實不求人知而又不阿事上官以故僅得恒調
故事入京率有書帕先生獨無且前此兩入覲皆

無於是峻卻餽遺惟留情平反暇則集所知談學
靈濟宮雖以是見嫉于人然名亦以是不著己卯
調兵部職方主事管山海關山海迫邊且令甲戌
遼者不得竄入又高麗諸國入貢咽喉寔重地云
時關法久頽秉政者欲簡才守者徃且奏給 特
勅蓋前此未有也先生譏察有法關政肅然先是
關民出入不譏用夾帶逋戍為利藪至是輒造飛
語又先管關某嘗取遼商踰限列贖鍰克私橐先
生不然某時為職方郎中銜其形已也間謁政府
進冷語曰山海須得一郎中徃主事難鎮壓也政
府笑曰在人豈在官有如郎中詰窳縮胸奚殊主
事乎雖未是其言然巧詆之矣及辛巳京察卒以
詆當外調衆譁然不平先生不為芥蒂或諷之揭
白政府先生曰吾不逢人以弭謗亦不申揭以白
心聽其所止而休焉其不可乎候代七閱月關政
肅然識者歎服是年遂乞致仕既還里關覽古今
探聖賢蘊奧對時題詠其樂灑然有曾瑟頽琴意
趣詳具里居稿理學辯疑及村居雜詠先生道益

明名日益著四方賢士大夫道安平莫不求一見
為快甚至依依數日不忍去甲申撫按交薦其冬
起刑部主事乙酉如京刑部號閒曹而先生又不
為一切徵逐杯酒殷勤之歡日惟捷戶力學有同
志來驩然相與講究京師故有會然多作輟得先
生人人興起亦人人願交先生先生亦以斯道自
任接引惓惓先生官不逾六品百寮仰若斗山雖
無政事可觀而嘿淑上下裨風化者不淺人咸謂
東魯復有孟子焉丙戌轉員外郎九月改尚寶丞

越明年丁亥三月奉

命祭

衡府便道入里撫

臺李公戴訪先生安平對談白宿寺凡三日且請
訂正明儒經翼先生嘗謂是書踏駁因錄其善者
附以已見李公特梓以傳戊子還京先生年已六
十有四矣精神如壯不少衰時時取孔孟書讀之
多妙契隨契隨筆名曰讀書管見生平好學一息
不懈其言曰自古聖人朝乾夕惕寧肯閒過斯其
所自體驗乎明年己丑轉本司少卿春三月五日
卒先生自弱冠從師問友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

斯道若饑之於食寒之於衣期於精詣自得其仕也舉世尚同獨出手眼非有遜世不見是而無悶之德欲以聲音笑貌為之能乎以故歷官十九年蕭然寒士其與人游也河流為澹衡度為平不令人嫉亦不令人譽譽之不加喜嫉之則反脩而無愠其貌魁梧舉動端肅見者起敬當昌黎入覲同衆尹見楚侗耿公公獨揖先生留曰君何氣象之出群乎扣其學因與定交其為詩文闡繹心得不事鏤雕鞏悅凡所著述必有發明其論心也曰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為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論聖學正脉只在志仁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初何嘗以改過為入門正路克已復禮自宋大儒皆以去欲還理為解先生曰若是則原子克伐

怨欲孔子何以又不于其仁耶蓋孔顏合下便在
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故曰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嘗答人論學書云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
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
力洗滌不過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
間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
天理之說悞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
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不知何
日是清淨寧壹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
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
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求
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
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來書又云必有主
人方可逐賊此可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
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
也吾且高枕而卧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
防既來則逐之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
證也其論造多近世儒者所未及鯉交先生二十

年先生言行皆鯉親所睹記於乎世之知先生亦多矣然未之深知也著其論心論未發論聖學正脉微見其槩俾後之君子以覽觀焉或曰山東自孔顏諸大聖賢沒且二千年傳經砥節代不乏人若乃真修卓悟直透學脉如宣尼所謂聞道者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

四子傳

四子者趙永澄張騰霄王爾恕鄧州牧也余偶出城南顧瞻川野心忽悽然泫然出涕不覺喟然歎曰良朋何悠邈乎昔陶潯陽思友而賦停雲百世而下有餘慨焉余品格不及元亮而感慨畧同緬想四子善人也且皆耽學余所不逮徒以一日長皆謬師余昔也相與游處今不越半載相繼淪落嗚呼風燭萬事草露九原罕虎逝而國產心慄惠施亡而漆園說寢斯亦古今之同軌乎余悲焉余思焉余懼若人之泯泯也作四子傳趙永澄字則映余新安人也性忼直與人處披肝示愷志形骸非其友不友在里中則親周靜涯昆弟善萬汝仁

江汝復陳仁甫適弘農則交王幼真張希龍友有過若已之過規切峻厲人莫不憚嚴友其害于德顧性剛好使氣衆不敢言則映獨正色規之曰君不嘗偕我洛下北面先師乎又不嘗偕我講學川上乎何近事乖刺也語極峻直其友怒譴詈之人所不堪則映不為變友卒悟及如孝繼母待異母弟友愛有加尤為里黨傾服居亡何忽一疾沒幼真歸其喪新安葬焉先是食貧携家讀書張茅張茅幼真所居里也則映祭掃東還至硤石忽聞陳仁甫死驚嘆野哭聲振山木行道之人嗟異自是悲連日不能解生平義利甚嚴臨終屬幼真曰昨補廩曾貸數金君為我償之得諾乃瞑是時周靜涯已謝世汝仁汝復聞則映死哭之曰邑中失一善人自此不復聞直言矣張騰霄即希龍體幹脩癯器宇逸爽望之知為有道人性坦無它腸果于為善幼真稱其有單刀直入之勇見人學喜動顏色且勉翼不懈幼真十歲喪父子立煢煢里閭間誰肯告以善希龍雖居郡城中而嘗有意從臾之

他日幼真負笈來新安遭希龍子道問何之幼真具言其事希龍曰善哉終身事業自此定矣君前驅我將率吾弟冲霄趨步曩弘農士祗攻舉業自幼真東來濟濟務學俗尚丕變本希龍從臾之力也希龍沒家甚貧遺一子幼幼真鞠而教焉王爾恕幼真從姪字一之三歲失怙稍長竝立如成人茹苦務學嘗曰我母從二十歲孀居撫我我不克激昂砥礪就德業稱母氏志是天地間蠹人也間御醯辣叱曰嗜此倘害于目何以讀書母孀居撫我謂何遂絕不食彊為善不怠錚錚在同志間後其母貞節趙氏卒余為表其墓鄧州牧字信斯亦希龍同郡人質訥精神內翕視其貌若無所知識而含英懷藻思慮通明篤信向善遠非義如汚濁其學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幸未立年與一之遭癘俱沒孟生曰近世朋友道絕勢利交則有道義否生前交則有死則否有如歸殯則收鞠訓孤兒雖幼真好行其道然觀希龍勉幼真及則映屬言則三子固視幼真如已生死交情惟道是重若一之

厲志信斯木訥均所謂善人非邪此余所為悽然
泫然喟然而思也余不知潯陽所感亦若四子其
人乎否

鬻薪者傳

愚聞之師曰山中貧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咸賴
斯人以養欲耕無田欲賈無貲不得已入山拾薪
趨市鬻之得錢易米歸而炊食奉母及妻子以為
常嗟夫人至鬻薪苦且拙矣然心之全德亦不外
是彼其不恐一家枵腹而饑思所以養之可不謂
仁乎知薪足易米也而鬻之可不謂智乎食先奉
母事理宜然可不謂義乎奉母必讓非禮乎其鬻
其養皆非偽習非信乎斯人也未嘗讀書學問而
鬻薪一事心德具在蓋天機自然不學不慮之良
知也獨彼由之而不知之耳學者讀聖賢書且著
於斯道而反以學問為長物曰我不能吁豈真不
可能哉吾於鬻薪貧民有感焉

行狀

河南西川允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姓尤氏其先蘇之長洲人高祖文亮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承德郎戶部浙江司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王氏蓋生母云先生生而穎敏年十六遊郡校即有聲嘉靖壬午中河南鄉試明年癸未見王文成公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壬辰除署元氏學事所諭士大都端趨向重躬行在闡姚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為課甲午丁外艱服闋復除章丘其諭章丘士亦如諭元氏士也兩地士心悅誠服多所興起庚子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時為祭酒特重之每令六館師生以先生為準壬寅年四十矣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晴川劉先生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于心泊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狂狷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

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谿諸君子甲辰陞戶部浙江司主事管潁墅鈔關所推僅僅足 國課纖毫不以自污至奉已澹泊人所弗堪先生處之怡如也丁未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蓽布素常至空乏郡守有遺官地者竟謝不受居常獨坐小齋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墮墮氣其言曰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隨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即是同志但當虛心切已共求精一耳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問如何入門者則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少間曰只在此心問自己病在何處且求採藥者則曰問病便是知病不言而喻有欲向靜處收放心者則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却恐或為外道所攝問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痒必有痿痺之病人心不知好

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亶亶矣其為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嚮往不容自己晚年有慨于傳文成之學失其真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則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外內安得更有一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道體之實地也且夫孔門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曰其恕乎非文成宗旨而後學所宜遵耶此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為實際可謂有功文成至造詣純全德器溫粹不言而飲人以和如春溫發物莫知其所以然又非言語所可况也陝洛間仰其德斌斌服從至百數十人而四方士大夫道洛下者恒以得睹一面為快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衍行于世於平河南自兩程夫子沒繼此學者鮮矣先生崛起五百餘年後以聖學為已任蓋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透中堂左龕設文成位每晨焚拜來學

者率令展謁尊信如此而其精微洞徹成已成物
學修而道明德立而行尊褒然為一代真儒蓋尤
有深造自得者兩程以來一人而已卒於萬曆庚
辰九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癸亥夏六月二十八
日壽七十有八配解氏先卒子洙府學生亦先卒
女二一適訓導李柔一適學正李根孫三居厚居
默居朴居厚居默俱府學生曾孫學顏學曾學思
是年冬十一月十八日葬先生於洛西澗之陽卒
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家貧一切喪具悉出洛縉
紳在門下者而四方門人環哭送葬者踵至化鯉
從學久受教最深乃羈京國弗克奉遺訓慟恨曷
勝居厚嘗私紀先生履歷因詣扣之先生為述一
二事已而見其揆年月扣之不置也則駭曰若欲
何為耶自是絕口不復言矣蓋先生之學得諸心
不求知于世至如臨終所自為誌亦僅紀世系歲
月而已以故嘉蹟懿行不少傳述然而念念歸根
動合道體神凝氣定貌莊色溫自壯至老時刻不
離此學殆所謂無行不與者耶化鯉謬以所聞敬

勒狀如右深懼庸劣無以窺先生之大也

誌銘

明徵仕郎南京龍驤衛經歷方山丘公墓誌
銘

隆慶辛未冬十月六日方山丘公卒先是化鯉造請公坐談終日登山歌嘯且期我師西川尤先生于洛西商數年所得無恙也曾幾何時而訃至於虜哲人已矣鄉邦失耆舊同志失法程傷哉公諱鳳字鳴岐其先山西翼城人元末諱仲德者徙河南之新安仲德生聚聚生貴貴生志興志興四子公其仲氏也公世業農弱冠為憲司吏聞天台陳先生風毅然以效法古人為志衛指揮某罪當落職賂公求解公峻色以却當途重之名震河藩嘉靖戊戌謁選丁外艱既服闋以母老不欲出且十載值尤先生乞養歸造廬相訪促膝論道月餘而後返慨然曰古人也自歎不及因贈言勸之出而公母氏亦卒公乃以庚戌拜獻縣丞敬上愛下事雖至瑣罔不恪恭持已嚴毫無所染即古劉伯榮

吳處默之廉何加焉鄉大夫劉公某贈以詩有門
掩苔花一舊貧之句少司徒玉泉陳公瓚時為侍
御每稱于人曰丘丞吾師表也誠重之矣馬院徐
公按河間欲得屬吏最廉者風郡邑以問陳推府
麟且令毋拘資格陳素重公遂以公對而見吾陳
公大賓為郡守尤重公屢薦之丙辰轉南京龍驤
衛經歷見吾公致贖縣令為設供具皆固辭去之
日一馬一僕衣笥圖書而已在金陵無案牘勞得
肆力古聖賢典籍故於學庸論孟禮記諸書晝諷
夜思深有味乎其旨且悔學之晚也遇大祀必齋
沐出宿官衙衛官以是日閒暇設宴召公公不御
酒肉其酬衛官菜菓茶餅外無它焉已未秩滿贈
父如公官毋路配劉俱孺人越明年庚申致仕渡
江謬劫於盜發篋行無所有驚曰緊清官也鞠輓
而去歸田十餘年讀書談道怡然自適足未嘗履
城市邑大夫屢請賓鄉飲辭謝之曰此 朝廷鉅
典鳳何人而敢與乎居常每晨謁先祠婚喪悉如
禮制訓子姓以道化及族里靡弗質朴雅飭初公

養母時嘗親耕稼孺人亦躬為饁有龐鹿門風公
治田精常多獲弟欲以田易公田公欣從焉後治
易田復精復多獲弟又欲易孺人有難色公思有
以誨之值燕會佯令孺人往孺人曰聞有丈夫燕
婦人可與乎曰婦人主家非丈夫耶孺人悟卒從
其易聞者嘆服宛陵周公怡涇陽李公世達皆馳
書候訊而盱江朱公大器督學中州特檄表其間
中丞孟津李公稔識公曰方山今之古人也嘗為
二贊寄之其辭曰今也清官昔也清吏秉一寸心

對越天地昔也清吏今也清官玄風雅度媿我儒
酸是時中丞官徐方而公在獻邑後二十餘年尤
先生讀而跋云方山翁知道者也廉特翁衆美之
一節耳邑中無貴賤長少咸知尊仰於卒也莫不
悲傷尤先生聞而哭深以城西約不能踐為恨嗟
乎公胡令人景慕若此哉公孝友貞介樂道安貧
人但見為清吏為清官謂公廉士至事事以古人
自期待中心融融若有真樂外物毫莫能誘則未
之深知也吾河南自程邵諸賢後公庶幾踵其芳

燭已公生弘治六年三月朔壽七十有九孺人壯
齡先逝公鰥居歷三十二年綽有子與王駿之操
子男二長岳邑庠生先卒娶劉氏次陵娶李氏繼
賈氏女三長適儒官張先生科次適李登劉道孫
男三泮娶喬氏浩娶李氏岳出淳娶馬氏陵出泮
淳俱邑庠生女十一適人者六餘在室曾孫男一
女二泮等卜以十二月八日葬公方山祖兆請銘
於允先生先生以命化鯉化鯉敢以不文辭銘曰
嗟嗟丘公秉心真淳生今之世寔古之人幼居深
山竭力鋤鋌長遊臬司託身刀筆雖則刀筆乃肇
聖功踐履篤實蔚為時宗為吏為官清風兩袖乞
歸渡江拜於舟寇既返於家蕭蕭敝廬左圖右史
澹泊自如一行一言為鄉人式秉義揭仁邦之司
直聞者興起立懦廉頑無論長少僉曰方山念念
好學老而不厭今也云亡伊誰型範於平公之德
玉粹金精公之志孔思周情公之操皜然不緇公
之面溫然可噓公之力中流砥柱巍巍乎師表百
世

王烈婦郭氏墓誌銘

烈婦者新安庠生郭時安之孟女也其生而貞靜
端莊嫁而勤朴孝謹余不暇詳獨誓死殉夫為烈
婦之大者余聞之歔歔泫然不能止蓋痛節義之
不易云烈婦年十七歸王萃秀僅年半而萃秀病
傷寒累數日不汗烈婦晝夜侍萃秀食乃食萃秀
不食亦不食萃秀病革連三日不食烈婦亦三日
不食亡何萃秀死烈婦籲天而哭誓以死殉聲出
而氣絕仆地少頃乃甦甦而又哭氣又絕又甦如

是者再四舅姑知其志請諸姑姊妯娌共勸之多
方慰諭志不少回不食者七日姻黨劉某謂烈婦
曰若哭尔夫乎然胡自苦如此肯自寬解安知再
適不更愈萃秀乎烈婦不應且視且哭又郭某者
烈婦叔父也亦謂之曰汝哭誓死為萃秀也萃秀
死抑為誰乎汝胡自苦如此且汝祖汝父兄妹俱
在汝安忍舍之烈婦亦不應且視且哭舅姑知其
志請諸姑姊妯娌勸之食且晝夜防守惟謹得不
死迨萃秀葬前二日烈婦有喜色奉姑飲食亦自

飲食復謂姑姊妯娌曰未亡人必不欲生第此時未肯死俟葬我良人歸寧我祖我父既當求一死矣姑及家人信以為然又見烈婦飲食也是晚防守少踈烈婦遂走後園樹引繩就斃姑及家人忽尋烈婦不見即皇皇視其寢室亦不見及至園樹抱號解下烈婦已氣絕不可甦蓋萬曆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也年僅得十九嗚呼傷哉方萃秀之死也情激心裂慷慨一死猶或易也至于遲之數日父母戚屬之繾綣姑姊妯娌之慰諭曾不能一移其初心從容就死如此雖古哲人達生委命何加焉烈婦蓋非獨能死也訃聞之朝人人痛愕邑侯沔陽張公擊節嘆賞即日躬臨其喪且題之曰妙年貞烈而邑人士方具呈申請乞奏旌表雖于烈婦無所加亦可以見人心同然而脂韋之士懷二心之臣聞烈婦風當愧死萬萬矣詎直為女流輩龜鑑哉烈婦母董氏生烈婦于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卜是年五月四日同萃秀合葬邑城東文峯陰銘曰於赫烈婦知有夫不有躬烈烈轟轟

青年殉夫不愛生獨愛節轟轟烈烈人曰生為愈
不應人曰死無益不應汝嘿嘿顙天竟引繩而得
正始也誓死飲食不御人皆謂烈婦當必死既也
色喜飲食忽御人皆謂烈婦當不死吁嗟家人勸
諭殷殷孰知烈婦之為心繫芳名之赫赫震宇宙
而光日月彼二心者道烈婦之墓傍宜茹烈婦之
風霜

墓表

樂吾劉先生墓表

是為樂吾劉先生之墓先生自幼以守禮聞其事
親也朝夕在侍居母喪三年非弔唁不輕出門小
祥後遇善繪者告以母容寫再三不類翼日盥焚
自寫鄰媪見之曰劉母也蓋稱孝子云督學水陽
亢公嘉其行誼晉廩貧而霽峯王侯扁其門曰慈
孝當是時化鯉即知向慕其後受學于西川先生
每述以相勗先生一聞輒契遂之洛親受業焉歸
而忻然曰何幸得聞至教乎先生諱鉉字伯舉初
號玉鉉自謁師而歸也往來益密切磋益至一日

過予予出陽明先生集觀焉先生每觀一通忻然
曰此即吾師訓也何幸得聞至教乎及觀從吾道
人記則忻然笑躍然起曰壯哉蘿石先得我心方
吾之聞師教也年已五十矣吾謂天下之樂莫大
于學將終其身樂而忘倦也以為深幸乃不謂有
年踰耳順忽棄舊習友人招之不返而從吾所好
以學于聖賢如蘿石者斯不亦大過人哉遂易其
號曰樂吾蓋自附于蘿石之後云世之人溺于利
欲蚤夜攢眉曾不見所謂樂間有自謂為樂者又
往往縱欲肆志是亦長戚戚類也何也彼其樂非
吾之所謂樂也吾之樂處善循理不惟怡然自得
者為樂即戰兢惕厲亦謂之樂何也心無所累故
也先生蓋庶幾樂吾之樂而為吾黨所共仰者乎
吾邑立會講洛陽之學且十年始講于寶雲寺再
講于城南精舍又再講于陳仁甫書屋月三舉未
嘗輟衆方賴先生夾持以求繹師訓先生胡為遘
疾而沒耶方病革也予與二三同志往視先生先
生顧謂予曰老師教詔覆載之恩也恨未能常侍

側耳不及他語於虜觀臨終斯言則先生所樂不
可槩觀哉先生沒再逾年矣予始表其墓蓋先生
之行未易縷舉舉先生所樂者表而出之以示來
裔先生得無忻然矣乎

布衣周靜涯墓表

布衣沒宿草幾青矣余與布衣師事西川尤先生
布衣年長我以倍余嚴事之布衣亦忘年交我兩
人相得最驩嘗矢之曰吾兩人必以古人相淬礪
德必相黷過必相繩切布衣但見余喜次于面余

但見布衣亦輒喜余曰我見先生不待先生教
生意油然而布衣曰吾亦云云則又矢之曰吾兩人
每日不論有事無事必一面亦不論蚤與暮有言
與無言也嗚呼余於布衣能一日不企思耶布衣
名玩易字尚時其父洛陽人姓周氏徙居新安布
衣生平尚友古人事親孝待弟友愛治家嚴肅樂
與人為善其父純直翁質朴忠信見重先師既沒
而先師私謚之曰純直布衣事之能先意翁喜置
器用布衣嘗預以錢進翁翁得適意將盡必復預

進以為常每市新奉翁必多其數置餅餌甘熟亦
然知翁必遍予諸孫也家無多田間嘗營什一之
利走汝南郊穎及關中出輒亟歸或問之布衣曰
父年九十餘若風燭然我雖在它邦夢想未嘗不
親側也迨純直卒茹素處廬三年不入內既服闋
家居談道或問之布衣曰嚮為老父甘毳計今父
沒即澹泊正欲見古人明志何能復走它邦乎我
豈陶朱也哉君子謂布衣徃日非徒營利也至如
友愛尤非常情可及當純直存時已抱七孫每飯
三世十餘人必依倫次同食內外服食等悉布衣調
度與二弟玩書庸禮雍雍同爨無異言綽有古紫
荆風鄉人高其義居家效古嚴內外不但巫覡輩
不得入即媼黨婦女亦少往來庭戶肅然有傭者
曾事布衣語人曰周宅官府行事蓋異之也邑中
故未知講學自方山丘先生交先師令二子岳陵
從之游嗣是布衣兄弟亦執弟子禮講格物之學
布衣始亦獨惟自修未敢以告人人視其舉止莫
不訕笑布衣不顧也及余從先師交驩布衣而布

衣愈益涿礪逢人必誘以學青衿草帶之士及賢士大夫多推重焉在洛如梁北峯劉西塘李春野陳仁泉諸公咸引為同志友皆斂衽禮貌而布衣尤樂與人為善見人有善稱不絕口曩走汝南關中所至咨訪仁賢歸必以語余是時里中黃君道貧而行義邑侯嘗令部軍儲赴輸小灘先是部儲者恒墨斂衆金以自肥黃君即衆人循例自與亦毫無所染其諸郤餽不一而又不令人知獨布衣知之特詳它如郭君士愨之貞達趙君永澄之直諒以及陝沔嗜學彊志之士多布衣所深嘉而引陳村張亨夫婦賢布衣每稱說其事津津有味其樂善亦不減古人矣余聞布衣墓道嘗有人焚拜不令布衣子弟知向微學古篤行胡能感人若是至迺世系生卒別有家乘故不及孟化鯉曰學者不可無師余觀百工其技藝至淺猶知求師成藝况君子德成而上師顧可廢哉布衣惘惘肫肫謁先師而學之提身澡德家庭雍睦遠近嚮學者皆推以為前驅曩令春秋邵日刮月磨則古人耄

年儆戒當斐然在布衣衣帶間矣余故表而出之
豈徒抒我企思抑以明學必有模範云

王節婦趙氏墓表

余嘗悼世之士貳行也於貞烈婦女每慨歎歛衽
之夫士也猶有師友之講明詩書之啓悟彼婦女
者不尤難乎若陝州張茅鎮王母趙氏可謂貞矣
趙之夫曰以恬年二十五而即世時趙年甫二十
一歲翁姑無所養二子幼呱呱未立茹哀飲血奉
奉惟保養老幼是厲其父母謂趙年尚少數以語

諷之冀奪其志則號泣仰天曰我非死之難獨

幼無托之患必欲強我嫁是速我死也父母不獲

敢言居常躬紡織勤苦是其終翁姑之身訓二子

字二子長曰爾恕州學生次曰爾慈皆成立烝烝

尚學里黨歎服當道聞而賢之奉 恩詔扁其門

曰貞節遠辛巳年卒吾友王君以悟述趙苦節請

余表其墓余因是又有慨焉吾師西川尤先生講

文成致良知之學余與王君叔姪俱從游世每議

良知不足盡道余請以趙之貞徵之當夫亡之後

父母奪志之時從違決于一念智也勤苦二十年其守不爽仁也不背夫義也養翁姑孝也訓二子成立慈也一事而五善備焉藉非節則無以成此善又可以見道無二致而不假講明不資啓悟儻所謂不慮不學天性之良非耶此余所以深信良知之學之不誣也此余所以深悼士行之貳而擊節于貞婦也昔孟子與氏先喪父其為亞聖蓋得之母教萬世下誦孟母之賢而不及其貞豈以貞順婦道之正而教子賢聖為更難耶嗟乎王母之貞業已旌矣務其學成其身追躅乎前賢俾王氏之間與三遷並耀是不在爾恕輩耶余故因表其母而併致願于子云

贊

方山丘先生贊

先生嘗為吏為官人皆仰其廉矣逮鯉從師尤先生又知先生為師莫逆交而師甚重先生嘗歎以為不可及鯉又聞先生蚤歲聞天台陳先生風毅然以尚友為志終七十九年力行不倦

卒稱其志云

蚤慕天台義利判決胸次矚然水清玉潔其知道
乎廉一節耳卓彼方山千古仰止

西川先生像贊

鳴虜此西川先生像也先生弱冠有悟終身修
德明道以聖學為己任接人則和粹之容可掬
而心體澄淨一滓不染擬學小記足發孔孟之
精微從遊者百數十人鯉愚下誠莫窺其涯涘
然竊謂程子以來一人而已乃者瞻像進思敬
擬短贊非敢云足以槩先生也

嵩河間氣鄒魯的傳道德純備規矩方員秋月冰
壺春風時雨趙宋伯淳儼然其位

祭文

祭尤師母解夫人文

河南自兩程子後迄今餘五百禩矣我師西川先
生寔接其傳乃若以德配德駢芳埒美如秦匹晉
如圭和璋者我師母也近談學者衆矣天真而下
漸失其真每每論道體議性命豈不謂精微哉然

孔門論學自孝弟忠信飲食日用外未嘗空談道體何耶豈非以道無淺深庸行皆性命而性命徒談則易流于玄虛意見乎是故先生之教吾黨一則曰孝弟一則曰忠信一則曰飲食男女而尤拳拳于恕之一字外是無說焉夫道一而已矣職分即道體也譬汲水然未聞汲水者舍面上而從事淵底也面上水與淵底非兩也先生之學所為稱平實易簡由姚江而上接伊洛之派乎此洙泗正脉也某等顛蒙稍知疆于為善是固先生循循之教而師母寔與有助焉今也天相先生為斯道宗盟年雖逾乎從心而精神猶然康泰我師母不翊贊道化以成吾黨顧遽還太虛何也臨柩一奠誄以俚言師母有靈其尚鑒此情愴乎

祭西川尤先生文

維萬曆八年庚辰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庚申門生孟化鯉涕泗稽首謹致詞先師西川尤先生之神曰於乎先生已矣泰山頽梁木壞矣化鯉小子失所瞻依矣化鯉受先生教育恩非筆楮可旣乃以

筮仕羈在京國不克奉遺教視含殮聞日月有期
將安厝嵩邱瀍穀間佳城矣又不克從二三子後
築場塚上一寫此心之哀終天抱恨復何言復何
言追憶嘉靖甲子化鯉候試洛城時未知向學先
生與二三子坐講化鯉漫游堦下花竹間先生憫
之曰噫恁好資性顧不知事學耶化鯉竊聞之脉
脉心動茲教育之始也越明年乙丑夏因夜卧不
得寐輾轉床席偶念及此學以謂人生決無隨俗
混過可以為人之理亦無有罔所師承此念可久
而弗渝者賴表兄李伯生氏先容晉謁先生北面
受學焉十六年於此矣十六年間雖未嘗時時侍
函丈然待之矣或二三日或五六日或十餘日聆
真切之教發蒙撤鄣未易縷數也化鯉每告歸拜
別先生必囑之曰子歸而有疑難處感契處不妨
筆出相證化鯉因條書請批駁求是正今昭昭簡
冊手澤尚新未易縷數也先生未嘗漫為應酬文
字會意直書率關道要即不得已應酬莫非闡揚
此學每以示化鯉受讀卒業必手錄焉藏有多表

矣未易縷數也蓋先生之學化鯉雖未窺其涯涘然沉渾純粹理道洞徹大要以孔門求仁為宗而私淑於近世王文成致良知之訓所著擬學小記真足以接姚江沂瀛洛探洙泗而開斯人之蒙瞶是以居邑濟濟景從心悅誠服延及衛北滇南亦有負笈來學者詎直化鯉親炙之已哉始化鯉謁先生先生語之曰學問無他在毋自欺他日曰陽明先生說致良知最盡頃年有慨於世之學者動輒談及玄虛要眇之鄉以為入微而考其躬行則不逮故惓惓勉以職分見在處用工而曰孔門不輕言性命但說職分攷諸論語可知也蓋為道懇切成已成物因時立方採藥我人心獨苦矣化鯉荷教育深矣至矣先生之恩殆罔極之恩而化鯉不得為慎終之報抑將何以為情耶昨家君遣僕來京化鯉尚問先生安否忽得訃音末知所措已為位哭奠載遣家僮孟在賚誄語代叩靈几遙遙千里祭猶未祭於私衷實不盡千百之一也先生其鑒化鯉之誠哉

祭我疆先生文

於乎道在今古待人而明而賢聖相繼則常有絕
而復興慨洙泗濂洛既遠世之學士遂失其宗趨
步者近迂訓詁者多俗而妙解者又闖入於佛乘
入是其見誰能默契肯綮而得不傳之精於惟先
生間氣攸鍾宏志卓識瓌意琦行學深鄙乎獨善
道必期於大成書非正學不覽言非正論不騰禮
不妄有所及人不泛與之朋苟有可觀即閭巷所
不棄苟無可取雖貴要其弗稱處級冕若固有值
阨抑其無悻遭巖汚而不辨當溷濁而罔同壁立
萬仞百折愈勅一介不苟千駟弗驚仕宦十有九
載蕭然其若寒生望之喬嶽者氣象端凝也即之
冬日者顏色晬克也議治道鑿鑿有據福宗杜而
澤黎昨談名理臺臺不倦闡千聖而肇群蒙論心
則嗤血肉非是論未發則曰中節為中謂志仁無
惡乃作聖之準繩謂克己復禮豈去欲之憧憧若
後儒之為說詎孔顏之嫡宗著述甚富闡繹殊闕
匪迂匪俗妙解胥貞契聖學之心印陋末世之說

鈴不知者謂先生為唐之景倩為漢之祖榮擬澹
泊於閔道羨風流於淵明其知者謂先生匹孔門
之狷扇舞雩之風遠可方夫廣川近足媿乎石翁
抑豈知先生之未易及者孜孜矻矻終身斯道更
有在乎道脉之正昔者孔子之學獨博文約禮秋
陽江漢為入其宮若孟氏之集義實無忝于顏曾
無欲定性宋有周程既絕復續曰惟陽明及如洛
陽西川先師與先生之師宏山張翁雖皆私淑新
建而寔各得斯道於遺經論先生之所造由師授
而愈融繫力踐與卓悟誕道岸之先登非阿私其
所好洵千載之公評化鯉不敏燕市班荆廿載道
義相與有成雖聚散不一而規厲時通一真自信
先生無爽二孟喧頌鯉忝並稱將期木鐸大振寧
意泰山忽傾而今而後箴砭誰憑於乎荏之山猶
嶙峋其上峙乎而先生胡以獨隕其形河之水猶
泓濟其北注乎而先生胡以遽秘其靈傳先生行
狀先生遺稿以覺後學于無已肯使之一旦其露
零欲往一哭烝夜在躬臨風寄奠寫我哀衷言不

盡意先生有靈

合真丘公文

我聞性不閑者機竇敞而精搖志不遠者習套熟而神剖求壽考于若人或永焉或不焉吾未知其然否公也徜徉方山之野木石與居而鹿豕之與耦足不市井心無城府紫萼綠葵秋菘春韭含哺鼓腹帝力何有洗耳拭目蓋嘗峻卻冠服于亭長奉詔公舉之日被裘負薪又竊聆西川先師緒論于巖洞之口優哉游哉散放剗畝豈郝叅軍所指處則遠志許刺史所稱無機性閑乎何神完精固享年若斯之久也彼羈馬祿位桎梏貨利志齷齪而性擾擾者相去奚啻霄壤而公真盛世閑人太平之黃耆衆方靳公以香山元爽為後進著蔡為鄉邦模範胡為乎步健視明遽無疾而容與逍遙陟降上帝之左右嗚呼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古之人不憂身之死而憂多咎之在躬身苟多咎縱跖齡錢壽祇足為斯世之櫬槨公呼孫子談笑着衣坐而仙化髣髴古之自知死期徧告同官令

子弟市棺具之遺風九十四歲壽考令終無亦比
宋儒者所謂存之順而沒寧吾儕慚性志之未定
恨機習之牢籠精神悵其走漏慨隙駒與雪鴻睹
老成之彫謝相與奔走彷徨而悲零惟靈爽之不
昧其尚歆黃 而鑒赤衷也哉

合真應賓楊翁文

嗟嗟公遽厭人間世辭鱣堂耶蓋所貴乎人者不
于身之顯而在于性行之臧苟不臧而顯乎雖顯非
顯其或提身而臧乎生有裨于俗化死見哀于閭

閭即不顯予且以顯歸之曰此論行也而不在區
區爵秩之焜煌惟公悃幅朴茂坦夷溫良治家有
法應物以方至御賢者更為之虛襟謙受人頌盛
德之光一團和氣曾無幾微徵乎顏面厲聲赤色
即臧獲亦見其未嘗兩郎君翩翩然振爾家業而
猶拳拳教以一經督之百畝曰業勤則精嬉則荒
澹於勢利惟性喜飲飲不擇酒酒必飲滿醉則喟
喟絕倒蓋亦自有其樂不在乎酒而豈若劉阮之
猖狂其中舒舒不著鱗甲其貌愉愉不眈青白其

事之得也失也但見一笑爾矣而欣戚於是焉兩
忘吾邑自方山先生沒并二三嗜修味道君子亦
皆相繼淪落風俗且隨之以蒼黃相彈以勢相援
以利相距以機智令後輩爭效虛誇轉眼風雲莫
知所底麗談古人則見謂迂闊不適于用有志者
亦且不免于惑皇如公性行樂易質直褻然古道
之望假令生乎弓旌幣聘之世肖形枚卜舍公其
誰乃今王公大人既不能引藉譽聞位公以雲霄
日月之際而吾黨復不免咨嗟涕洟徒睹公飄飄
騎箕以彷徨嗟乎世之死者非一彼冠裳楚楚無
得而稱即顯也試與公校之孰短孰長然則吾黨
懼化不已從而追思又從而誅之詎直為一人一
家悲以愴也哉雖然天地者群生之寄終始者萬
物之常惟耿耿之不滅雖黃壤其吾室而吾黨又
何歉歎于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藏清酒一卣生
芻一束公之魂誠無乎不之也金斗雲霄之間必
有憑而縹緲吾觴者矣

跋

五雲浦集卷五
尤孟二先生真筆卷跋

聖人之學格物之學也格物之學為己之學也故
學以求諸己而實通乎天地萬物雖則通乎天地
萬物而我實為之主孔孟所以繼堯舜以來道統
而下開程氏之傳者不越乎此明興理學彬彬而
王文成之闡明大著致良知一語直接道脉即以
愚夫一提無不領略其工夫則雖聖人有終身用
之不能窮者蓋為己之學格物之旨也而海內多
宗之乃真切為己有功文成則河南吾師西川尤
先生與山東我疆孟公焉孟公得之其邑張宏山
後覺宏山得之豫章徐波石樾尤先生得之泰和
劉晴川魁晴川波石得之文成潞厥源流亦自有
本而所得于體驗者為多以故南北學者舉未能
或之先稱我疆者鄒南臯而張陽和則謂尤先生
善學文成而抹其末流之弊為二程後一人兩公
者蓋世人豪而所稱詡若此豈溢詞哉則以二先
生格物之學不詭於孔孟耳觀其漫筆罔非為己
覽斯卷者儻亦尚論其世乎若育吾先生之襲藏

學可知已

西川允先生要語跋

西川先生終養居洛涵養體認垂四十年所著有擬學小記蓋非放索然哉其書始刻于洛下再刻于關中廼化鯉所藏先生藁尚多彼兩刻者才十之三四爾曩請彙作全書先生固止之謂宜減不宜增茲抄其要語為冊雖我疆孟君商訂然固先生意也至若先生造詣醇全見道闊澈足繼伊洛之脉在讀先生書考其世者自有公評曷敢贅

跋陽明先生書中天閣語

淇邑承川小川竇先生做盤秦先生皆篤實君子也其學皆有淵源化鯉竊慕效舊矣乃者虛懷下問欲立會為切磨資且命化鯉為訂其約夫居肆成事百工猶然况學乎化鯉深感三君子之有此舉也於是檢文成公書中天閣語樂為之筆淇澳多君子當有彬彬興起者矣

孟雲浦先生集卷五終

孟雲浦先生集卷六

雜著

計曹私紀丙戌夏六月二日時
為戶部貴州司主事

萬曆甲申 上命刑部侍郎丘橈吏科給事中楊

廷相同太監張誠藉故相張君正家少司馬石星

寓書丘曰內操事可從史張司禮令還京言於

上丘從之迨乙酉歲夏月 上燕居問誠曰汝湖

廣往還何所聞對曰聞諸道路皆言內操不便蓋

謂禍機伏也自是內操遂寢丙戌夏五月 上又

謂誠曰朕嘗志于古聖帝明王汝知之乎誠叩首
曰臣知之 上曰汝謂如何對曰 陛下第一須
保養聖躬聖躬聖明之本也曰如何保養是時

上方喜觴政好女德更有少年闖俊十輩甚見寵
誠因言臣嘗讀魯論君子三戒戒色為首又酒雖
鬯和氣血然傷胃損德亦不細兩者有節保養聖
躬之要也 上曰都誠長跪更有欲言不敢言之

狀 上曰第言之無怖誠叩首慨然曰官家事何
者不壞於奴婢輩然亦 朝廷寵遇致之 上曰

何也且曩者天下謂 武皇帝有八黨然則今亦
有謂朕者乎對曰外間都說 陛下有十俊 上

赧然面赤誠逡巡而退未二日答兩人幾死斥去
不復近左右兩人者一張守義幼俊首一不知名
餘八人漸斥去論曰昔人云中人不可假以威權
跡前二事縉紳皆謂美談愚獨不可蓋古之明君
必與大臣商確於巖廊而為大臣者亦皆明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區區刑餘止令汎掃此虞夏
商周之治所由盛也今也不議之殿上而議之官

中不謀之大臣而謀之內宦大臣又不以道徒詭
幻結納以為玄策致令朝家大政諫者屢褫而反
以消萌遏亂歸之闈寺之手彼其人知道者有幾
能不漸肆其播弄威權之奸毒禍國家犯昔人戒
乎安在其為美也易象履霜詩歌維霰蓋其慎哉

題卷贈許敬菴先生

敬菴許先生拜建昌守同志者各以言贈鯉曩伏
函谷每聞先生于我疆文竊知嚮慕頃如京獲晤
先生時聞緒論愜夙願焉惟先生見道分明充養
和粹而接引後學尤為惓切凡有志者罔不蘄觀
溫儼忻聆警效苟有請質隨問隨答罔不各啓其
良祛其惑而先生歌聲清朗如出金石間一吟咏
以暢志懷又罔不醉心鼓舞虛往實歸以為常今
繾綣皆弗忍舍也非先生誘掖包蒙以感發之而
有是耶茲且之建昌矣建昌風土人情愚未識何
狀第知先生能大有造於此邦耳先生痛痒心切
即政即學將必使五封之令同心一德以休養斯
民而彼五封之士若氓有不沾被其仁者否矣是

故建昌之政愚於先生之學卜之而同志之不忍
舍先生又因以想見建昌之民之感化也

述言勉趙德高

化經讀王文成公書至別三子序言自程朱諸大
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不覺廢卷而嘆曰嗟乎程
朱而後豈遂無師友哉蓋慨夫非古之所謂師友
矣又讀答儲柴墟書論王寅之師劉景素事噫異
哉寅之胡能於同列一旦執弟子禮講舉業顧不
能易此心求師為聖賢之學耶蓋昔者橫渠先生
撤臯比而使弟子從講于二程是固振古豪傑所
謂天下之大勇也今世士馳騫詞章以博聲利風
靡已甚求真見性分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
任從而求師者殆寥落如晨星乎乃今見吾德高
德高吾同門友也剛毅高明之資予特遜之往歲
執弟子禮于予予輒受弗辭非予傲然好為人師
也毋亦文成所謂姑欲假三子為之證三子亦姑
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之意乎蓋德高之見幾
於撤皮而識趣超卓又有出於寅之之上矣儻所

謂豪傑士非耶周元公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夫道義有於身然後得尊貴有師友然後道義有於身故不求師友不欲有道義於身者也不欲有道義於身安於卑賤者也有師友矣不知隨處省察以期深造道義終無由進雖得師友奚益哉噫嘻德高子其有味於斯言乎慎毋令師友之道遂廢後世也

勉郭克實取友

人生最不可無友然最不可不交勝己之友昔郭林宗所至擇交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尊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善黃叔度非其人不友以故德立行成人皆慕重迄今有道之稱不衰彼一節之士猶然况學聖人而可忽於友乎克實勉之

述曾孟語勉翟君謨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弗怨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

之而已矣斯言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事親不若此不得謂之孝待弟不若此不得謂之仁不可語仁孝則不可以語人今指人而曰汝不得為人未有不艱然怒而顧自趨于不孝不仁其亦弗思之甚哉且吾輩童而受讀長而講貫寧直以資詞說乎必貴有以身之也清宵惺枕偶有味於斯言反覆吟咏此心油然而蚤起盥焚書之與君謨共勗焉君謨子其無忘于斯言乎

示姪一謙

學貴緝熙間斷則無所成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夫水之流也不息斯成大川人之學也不已必成大聖是故顏淵亞聖欲罷不能魯輿大賢死而後已

函谷別言

關中少壚馮丈如京道新安以所著漫言一編示孟生孟生一一讀之不逆薄暮復過我譚學更出疑思錄二冊蓋就孔曾思孟語闡繹心得而其友蕭輝之編次成書者孟生亦一一讀之不逆將別

手一卷命綴數語噫文於此學直扶高鍵矣復何
言無已即以文冊中最要一言請正之可乎文曰
做聖人易斯言也秦漢以來儒者不敢道惟宋儒
曾及之識得此其餘問學始可得而講矣宋儒有
言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之云
未至云者非謂聖人本不可學姑為是願望之辭
誠見孔孟以後功利入人已極安于一善者有之
誰復知聖人當學故為此言而寧之云未至云又
以見義理無窮不敢要其所至此濂洛大儒直接
道脉處今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則
生生者人之心也故聖人與天地合德吾人與聖
人同類類同則心無不同其卒不同者非心之罪
人自喪之爾人孰無心乎心孰非生機乎今執塗
之人而曰無心吾不敢誣執塗之人凡有心者皆
命之曰聖吾亦不敢誣蓋必其心如乾之大生如
坤之廣生盎然出之順遂不可遏渾是惻隱之心
而後謂之真心心真則聖矣故曰心之精神謂之
聖故夫胡粵膜外眎斯世昏放顛仆不一惻然動

念者固不得謂之人惻然動念矣而內交要譽意必固我之私萌蘖于其中令生機壅闕而不鬯遂亦痿痺類耳其得為全人乎大學明明德直至天下平而後謂之修身中庸盡民物之性至參贊天地而始謂之盡已之性非故張大之也心本如是人本如是耳謂聖為不可學而至者真自暴自棄者也文實見得此宜語錄發明脊作聖緊關語非泛泛著述者等埒它日再過函谷山中當更有新得示我敬書以俟

書王名輔柬

王名輔居新安兩月將歸省持柬索孝弟語嗟嗟予非孝弟人也何足知此義顧此二字便是盡人道的要緊處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只此而已今人說箇學聖賢則必瞪目相視駭不敢當人有一二似聖賢事者便闕然指斥為怪物曰立異且毛搜其疵以排姍之至謂彼不孝不弟又艷然不肯當不亦大惑也哉今昔稱聖人有過于堯舜乎孟子論堯舜之道曰孝弟至語用功則曰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此何與于孝弟哉蓋孝子之為孝也不但下之服勞奉養上之承顏順志即一出言一舉足一服飾間少有放心即屬忘親非孝也可忽也與哉名輔既有意于斯矣將進于是也孰禦之而又奚俟于予言

書孝經後贈郭梅山先生

孝經者何聖人作以教天下孝也讀孝經者何味其言以興孝也孩提愛親出乎天性何假于經自人愛緣物遷也則資之經以開蒙蔽又不容已第讀是經者豈少哉孝者幾人化鯉蓋嘗嘆焉梅山先生以是教子問予以訓詁且曰匪直小兒我將莊誦又言每讀末章痛甚化鯉躍然作而言曰是足以興孝矣是足以讀是經矣

書安良弼卷

安良弼從事此學有年矣躬行孝弟兄弟法朋友信一鄉皆化而為善矣然不以是自足慨然曰學不聞道總屬義襲况衆人不以我為非是也而皆信之而我猶抱漆雕未信之憂夫以未信者語人

是謂誤人以誤人者自信是謂誤已夙志之謂何而可爾乎熱心汗背坐不寧卧不貼席者三日矢志努力直欲法天之健畢力此學而後已且誦程子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既又思之學齊語而不久置莊嶽之間語終不可齊也聽奕秋而又思鴻鵠之至奕終不可秋也我雖彊勉行道入雖謹然信我其如不免于弓繳楚咻之雜何吾將裹糧就師日夜講明此學證六經之言稽先師之訓手抄而質正之靜專而體認之或者庶幾聞道而不終于不信也往以請于母母曰吾志也子即無請吾固欲言之子行矣子之兄泊子之弟尚五人在膝下而吾又健不衰子行矣無慮我於是良弼欣然來日夜講明此學功勤而志懈見正而心宏手不停抄乎正學之書口不停誦乎正學之言字必問疑必質時有開發而日有精進同志聞之莫不興起此與弘農王幼真志頗相同幼真有大志居新安二年講明此學東西南北惟余是從今德行成立遠近信之及門之士甚

衆晉中齟商宋某悅之竟棄其業從之游而幼真
猶裹糧就學新安如昔志愈大而功愈勤正與良
弼無異嗟乎世之人蔑視此學且姍笑之久矣求
一念相信已不易得而况所志如此其進於道庸
可量也昔孟子就學而歸聽母嚴言還終其學數
年不返卒能明聖道稱亞聖夫以孟子命世之才
猶必專心致力然後大有所成况吾人乎良弼勉
之哉學孟子之學信漆雕之信體天行之健脫義
襲之非鑿學語學奕之失祛一善成名之見以蘄
聞道以愜夙志以終免于誤已誤人之慮俾天下
知良弼有好學之美而稱其母為孟母善誨又不
但如今日兄弟足法見信鄉人而已良弼勉之哉
吾與幼真當因之益勉矣書之以為它日左券

書陽明先生默齋說答郭梅山先生

梅山先生悔其言之多也遂欲默焉而不言且命
鯉為易一號以自傲噫先生於學可謂篤矣先生
之必能慎言不假區區一號也我信之矣方先生
之未知學也嘗沉于麴蘖一旦悔其為父母憂也

遂絕飲酒今且六七年豈嘗有一號為之儆戒哉
來柬所謂存心是已夫悔則心存心存則自不行
其所悔吾是以知先生之不復多言也易曰震无
咎者存乎悔先生其識之若夫默而不言其可不
可則有陽明默齋說在

書周伯子藏衡山墨蹟卷

文衡山書重海內舊矣余聞衡山食味最淡即鹽
酸亦不多御以是雖耄年目光如電猶能書細字
夫淡本體也詎直為書哉中庸不云乎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蓋學至于淡則本體見本體見舉宇宙
醲醲可歎艷者皆視為本體蠹也胡足以動其中
而又安足好哉將天下甚事不可為獨書也乎周
伯子余窓友後涯先生家器也其藏衡山墨蹟或
亦此意也夫

書徐仲雲壽母卷

羅山徐仲雲母氏壽七襄首正十有七日則其設
悅辰云曩仲雲讀魯論齊景夷齊事慨人生惟道
德為不朽也遂企慕聖賢之學逢人輒訊嗜學者

得則務求為師友道里風雨所不恤也歲戊子雨中迂道手王幼真書先容過新安予時方在疚雖未及相與商屹然竊壯之今年夏杪復介僕齎精自炊爨居十數日然後歸予更壯之蓋世方汨沒利欲而獨不遠千里不避暑雨顛顛此學竊意其人雖雅志道德識趣高明乎亦豈無有從史之者迫歸之日果得其出于母命而仲雲且索予言為母氏壽予嘗考書史所載姜妣尚矣嗣是得魯文伯母於春秋得鄒子車母於戰國漢以後又得范功曹孟博呂榮陽原明陳康肅嘉謨諸母以嚴訓子所從來矣予不能知徐母然竊聞其少事先處士處士盛年捐館母獨能以貞肅儉勤督三子學三子先後亨芹瓔鳴同響而仲雲復翩翩向學為人稱詡仲雲之言曰母氏家政嚴諄諄教三子無若世俗離析騰兄弟事之不敢嬉以怠而母責望甚鉅嗟乎先處士早失怙家豐饒脾睨四起復嗾之以宗人處士沒而世業如帶微母氏挺身捍家三子何以能振家聲矯首鴈行如是且夫大易家

人稱嚴君曰父母母未嘗不可嚴也而慈母敗子
人恒道之以今觀徐母誰謂不可與文伯以下諸
母相等埒耶誰謂母獨能養之不能教誨之耶又
誰謂不可飲旨酒錫難老耶予故於仲雲卜昆季
能遵母訓於三子卜母氏聖善予殆將前為席而
拜手祝也若乃琴瑟璫篋其於親順立身行道其
於親顯是又仲雲兄弟所以壽母不徒區區在稱
觴旋舞歲月期頤間者仲雲勉乎哉母氏壽更在
道德不朽中矣

書徐仲雲便面

學要鞭辟近裏着已此最是緊關語

五經論孟之訓莫非慎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
止人所不見處日用云為何者非獨此是為學
要緊工夫此處忽無學矣

以見聞用工者終類蠹魚以豪傑自命者多成畫
虎

狂者進取斐然成章自有一種實事可觀若如後
人所解則是大言不慚的人宣尼何以苦苦思

他

學者須是卓然自立若怕人說作異向人做面情
恐其流率至於鄉原

特立者多忤世混世者必失已與其失已也寧忤
世

學問元是易簡的人自有知識後便染習壞了為
仁由已及求即得畏難者安斷非有志之士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學者體認此兩章當有精進處

抑戒賓筵之詩吾人不可不書諸座右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予
每誦此語輒惕然有省

以上十條願與仲雲勗之

書鄒南臯卷

南臯先生請告還吉水二三同志謀贈行李我
疆先生為題卷首曰洗心藏密曰斯南臯子之

他

學者須是卓然自立若怕人說作異向人做面情
恐其流卒至於鄉原

特立者多忤世混世者必失已與其失已也寧忤
世

學問元是易簡的人自有知識後便染習壞了為
仁由已及求即得畏難苟安斷非有志之士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學者體認此兩章當有精進處

抑戒賓筵之詩吾人不可不書諸座右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予
每誦此語輒惕然有省

以上十條願與仲雲勗之

書鄒南臯卷

南臯先生請告還吉水二三同志謀贈行李我
疆先生為題卷首曰洗心藏密曰斯南臯子之

學乎盍各闡斯義余受卷爰述所聞一二質之
夫心也虛靈明覺至大而密至顯而藏潔潔淨淨
孟子所謂赤子之心者也不知誘物化私欲障之
如身之有垢故湏洗翼翼兢兢日新時習順無
歆羨逆無怨尤所以洗也洗則復矣復則藏密
藏密則神智煥而化光

寡欲之謂洗之謂藏密而非內也通天下之志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之謂洗之謂藏密而非
外也何也寡欲則一一則徹動徹靜徹上徹下
徹古徹今無所不貫是謂真洗心藏密洗非襲
取藏非枯寂

易言洗心不但曰藏密而曰退藏退字極有味即
書之遜志詩之抑抑孔之默識中庸之篤恭於
學至喫緊一切世味一切知見退得下惟精惟
一密執如之夫專一翕聚天地猶然况人乎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是聖人之洗心日知其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賢人之洗心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是學者之洗心安勉不同其歸一也

或曰釋子無外內皆空老氏真人潛深淵無亦洗
心藏寧乎曰渠空則皆空矣渠潛則一於潛矣
吾儒不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變化氣質可謂洗心乎曰沉潛不肯剛克高明不
肯柔克即是心粗即屬放心非洗非藏非密也
然則變化氣質殆善洗心與

書謝盤谷憤樂相尋卷

盤谷先生三遊京華余嘉其志於歸也書以贈
之

孔子稱回不改其樂且自謂樂在其中至好學終
身不厭回與同之夫學即憤也樂即學也即憤
即樂是謂孔顏之學

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耶不然安得無悶潛龍之學宜如此

孔之周流孟之歷聘是學不厭蓋處處求益也遊
而非此不可以語道

孔云聞道是學問緊關語何謂道如何方謂之聞

後世勵節敦行之士儘有可觀先正却不以聞道許之何也

書鄒大澤卷

大澤年兄篤志嗜修舊矣乃者請告南還猶懇懇向一二同志商心學之要鯉也安所知識請述所聞以就正

定者心之體動應即定也蓋變化云為非於心體有所加無加于心體何定如之故程純公以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為性定

孔門罕言心其言孝言仁言言行言政學言天地萬物莫非心也是學問日可見之行也時時學問即此心時時流行

心無起無落若強把此心要捉得定是執血肉之具為心而未窺此心之真也宣尼只論好學而戴記論正心修身必到格物始盡夫格物者定心之實地也

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學須顧位實心盡分絕一切歆羨怨尤之私斯謂之心定

學者誠好學則必能改過遷善惟日不足不然非
真從事于學也或曰心常定常應常應常定何
至于過蓋人生而有氣質之偏有習染之累安
得無過顧心體之明未嘗盡泯好學則自然知
過自然知改如是而後謂之真好學

論道理一言可盡論工夫終身用之不能窮然以
立志為先志欲何為須要辨別

實心為學自然虛心求益故親師友以講習摹古
訓以持循皆是培植灌溉此心不可缺乃若講
習者持循者知講習持循之不可而從違之
者誰乎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氏亦曰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其種子却在自家

自求見本體之說與而忠信篤敬之功緩或且視
之為瓌屑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竊
藉以為口實

右所述漫無次第媿非心得幸值躬行君子必
有以誨我者敬俟教

初學每日用功法

初學言動大率以敬謹安詳不欺為主。須時時刻刻省察有不敬謹不安詳或自欺處覺則即改。毋得容忍將就過去。

蚤飯後將昨夜工夫舉出商量。其睡時果安定否。抑縱情放膽否。曾有夢景否。夢中有舊習否。有情欲否。有警省否。蚤起盥櫛以後。曾有過思過動處。知否。一一省察舉出商量。毋得自欺。

午後取聖賢垂教之言。誦玩一二條。仍歌詩一首。以暢滌襟懷。

日間雖有職業。不無逐境任情。改頭換面時。至夜不可便睡。趁此衆務皆息。須安心靜坐。或半更或一更。將此日功夫。不論好歹。細細檢點。有過必痛自悔。責期無再犯。如師友同處。便舉出商量。且自激昂。振厲曰。古昔聖賢。亦人耳。乃能立德成身。終不然似我。今日優游度日。乎顏淵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若是之言。便可朗誦。

凡坐時。須知在此。坐起身。行動。須知起。知行。接應。賓客。須知接應。一切細微。淨穢。事務。須知作務。

便各內省是敬是肆是納交要譽否中間有無
欲速怠緩又或有所厭煩增惡與夫褻狎喜幸
意否有則猛與改除

凡吃飯舉筋須知是舉止須知是止食入口須知
味中間有無貪饕嫌惡或要增減滋味或曾歆
羨他處烹調且食時亦有浮遊亂想否一不加
察即是縱欲逐物慕外喪德之愆所關不小須
當下照破洗淨不容些子留戀方是終身不違
仁的課程

凡接朋輩須察能切磋相成否仍蹈舊習否此最
要緊不可忽

凡遇不如意處多是私意須細察之如不脫然歌
詩一二首或求正師友務求融釋不可放過

凡講論便須內省務使虚心樂受欲有辨問須待
語畢然後平心易氣次第商量仍須檢察有自
是好勝否有牽合傳會否又省此一講究是求
自慊否是在言語上校短長否抑是自修不容
已不得不辨否總之在求切已

以上諸條多先正語皆切初學日用吾曹果能
敬遵無失可望有成然第一則尤在不自欺願
相勉之

孟雲浦先生集卷六終

